

站在我们一边的人

爱德华·克劳迪乌斯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站在我們一邊的人

〔德〕愛德華·克勞迪烏斯著

黃賢俊譯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60

Eduard Claudius
Menschen an unsrer Seite

本書根据 Bibliothek Fortschrittlicher Deutscher
Schriftsteller 1952 年版本譯出

站在我們一邊的人

原 著 者 [德]愛德華·克勞迪烏斯
翻 譯 者 黃 賢 俊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蘇平路155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094号

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开本：850×1156 1/32 印張：11 插圖 1 字數：232,000

1959年8月第1版

1960年3月第2次印刷 印數：17,001—19,000册

統一書號：10078·0952

定價：(八) 1.10 元

內 容 提 要

这部长篇小说以1949—1950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柏林东郊的一家工厂为背景，描写生产战线上新与旧的斗争，具有高度阶级觉悟的工人艾里夫妇便是这部小说的重要人物。艾里曾经因建造窑盖，把五十个工时缩减为十三个工时，而获得先进生产者的称号。但他并没有以此为满足。当他看到工厂里的最后一座环窑有停止生产的危险的时候，他以敢想敢干的精神提出了毋须灭火修建窑房的建议，厂中工程师和技师们都嘲笑他，他的工长馬沙特是阶级异己分子，也从中进行破坏。那时工厂党支部书记犯了严重的官僚主义的错误，没有给予帮助；但艾里决不甘心，在新的党支部书记的鼓励下，经过不屈不挠的斗争，终于把这座环窑建造成功了。同时，他还带动了周围的一些工人，共同走向进步；厂中机务部主任瓦塞曼也受他感染，开始下定决心担起自己的责任。象这些人都是“站在我们一边的人”。

作者克劳迪烏斯通过现实主义的手法，围绕建造窑盖事件逐步展开了冲突；并透过不同情节，让许多人物展开活动，而且赋予每个人物以显著的个性。作者曾因此书于1951年荣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奖金。

目 次

第一章.....	3
第二章.....	53
第三章.....	107
第四章.....	187
第五章.....	263
作为开场的收场话.....	317
后记.....	龔特·卡斯柏尔 330

附 录

平凡的开始.....	爱德华·克劳迪烏斯 341
------------	---------------

我們的工厂坐落在东柏林的远郊,附近有住宅花園,有分散在那一带的盖得杂乱无章的平房住宅区,它是一連串阴暗的車間和厂房。在烟囱和大楼中間,在院子狭长的过道上,到处有垃圾堆和耐火磚堆。車間和厂房的玻璃窗被煤烟熏黑了,因結了长年的蜘蛛网,显得不透明。房屋正面被烟和煤灰弄得象百衲衣一样破損。紧挨着电車站,高聳着管理处的紅磚楼房,它具有濫設企业时代^①的龐大和冷酷的风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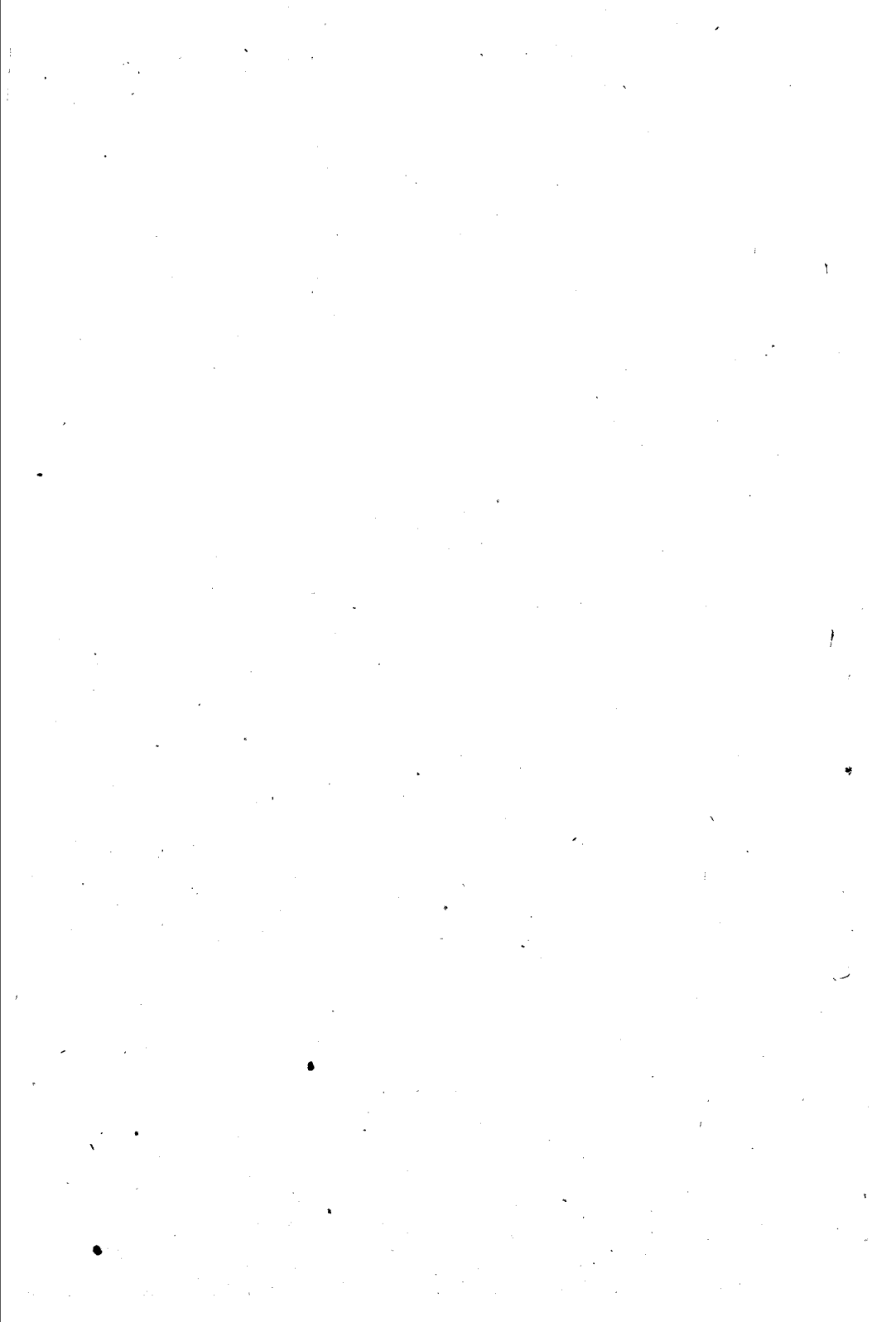
沒有地下鉄道,沒有市区鉄道通到这儿来,只有因搖晃而軋軋作响的电車。在晚上,人家可以看到在低垂的冬季天空里从柏林反射来的微弱的珍珠色光芒。但在中午的时候,要是天空被寒气洗滌干净,人家就可以望見东南方有呂德尔村石灰厂和长在斜坡上的深綠的松林;它們柔和地鑲在淡藍色的天边。

干燥的秋天完全过去了,这时游絲在附近住宅花園里的一棵棵灌木上閃爍着。十一月的冷风把灰尘和煤烟从工厂的院落和車間刮进住宅区的屋子以及花園里的木房子来。但是前几天,从十二月第一个星期起,就开始下雨,細雨迷蒙,无休无歇地落着灰綫条,浙瀝不断的雨点把煤烟尘霧敲打下来。现在是十

① Gründerjahre, 指普法战争后的一个时期(1871—1873),德国資本主义以惊人的速度向前飞跃,粗制濫造地兴建了許多工厂和企业。——

二月第二个星期，空气中酿着雪意；天空云影低沉，寒风已经冻僵了手指。

第一章



平日晚上，泥水工人汉斯·艾里一从工厂回到家里，就开始談天。他的两手和堆滿皺紋的瘦長臉，以及有点儿長的鼻子、厚嘴唇和始終貪婪的眼睛，還蒙着一層灰塵，他就把孩子拉近身邊來。這個孩子名叫米莉，已經三歲了，跟母親一樣，長着一副健康的農民臉，和一双明亮機靈的眼睛。他把孩子來回搖晃着，一邊吻她，一邊不斷地說話，隨後便以快樂的眼光瞥着那個靜默而安詳地站在爐旁的卡特琳，他慣常問道：“有新聞嗎？今天發生了什么事？”

那時候，她的眼睛總是炯炯發光，鍋蓋叮當地響，她氣沖沖地說：“樓下那個昂着頭的老太婆一點不給你安靜。真是受不了。”

“到底又出了什么事？”米莉在來回搖晃中大笑大叫；她的嗓音象刺耳的喇叭聲那樣響。

卡特琳從爐旁走到桌前。他把孩子放下來。

“嗯，我提着爐灰桶下樓去，我大概在樓梯上洒了一點，只有一點兒，那個老太婆站在門邊，板着象洗衣板一樣的臉，對我咕嚕道：‘請你當心一點！樓梯上永遠沒個干淨！小孩子那樣大聲喊叫！我的天，艾里太太，你也得遵守租屋規則呵！’”卡特琳憤怒地噓着聲說：“总有一天我要打她屁股。”

“那等着瞧吧！”艾里突然漲紅了臉。那時他只穿着襯衫，還沒有洗過臉，就這副樣子跳到門邊，準備沖下樓去。但卡特琳

又笑了起来，紧紧地拉住他，把他拉回到厨房里来；要是他不让她拉住，或者进行反抗，那她大概就会推着他抵向閣楼的低斜的墙。

“混蛋，”随后他嚷着，同时哈哈大笑地把身子栽在长沙发上。“难道老叫她对我们唠叨吗？”他大罵着。“直到一九四五年为止，我老是得听这一套：‘我们的元首……偉大的庄严的胜利呀……可要留心一下楼梯呀，油漆已经脱掉呀……’但是现在呢？”

卡特琳笑着说：“小题大做！干我们什么事？楼梯完全腐朽了。”

艾里却怒吼道：“难道现在我们还得受她的气？”

“算了吧！我自己会对付她！”

艾里以顺从的眼光瞟她一下，又朝閣楼四下望了一望。卡特琳是他的妻子，有三十来岁，长得结实、强壮，有一张丰满的健康颜色的苹果脸，使人真想咬它一口。这间斜屋顶的小厨房便是他们共同的厨房，摆着一张长桌子和一个碗柜，这个碗柜好象随时都要散落一样。寝室也一样是斜屋顶；爐灶冒着烟，一刮起面风，烟灰便从窗戶吹进来，但这正是他们的窝巢。

还有小孩子呀！

当他在槽盆上呼哧呼哧地讓水冲着胸脯和臉膛的时候，他的孩子走过来，扯着他的褲子，要摸他裸露的胸脯，带着响亮的、有点尖锐的声音叫嚷着：“爸爸……毛毛……毛毛！多多！多得很！”

那时候，卡特琳的两颊泛起一道紅暈，含笑地把孩子拉开，說道：“现在别跟爸爸捣乱。他得洗一洗呀。”

最后他们面对面地坐在小桌子前吃饭，时时相对而视，談話又繼續进行着。他談到工厂和工作，卡特琳談到家常的大小事

情。可是最近以来，他觉得有些东西在她的心里成长起来，而他摸不清是什么东西。因为现在他一講到自己在工厂里的工作，她的眼睛总是閃起亮光来，他認為她的眼光里流露出一些不滿足的神色。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初的一个晚上，艾里走进厨房里，額上皺做一团，那一双从前那么明亮的眼睛变得暗淡无光。他笨重地把身子栽在沙发上，嘟囔着：“晚安。”

小孩子朝着他奔过去，可她一看父亲的神气，就一个劲儿往后退。艾里張开两臂。米莉蠕蠕地鑽进去。厨房里尽响着碗的叮当声和刀叉的鏗鏘声。

卡特琳从爐边过来，惊讶地端相着他。她把盛着卷心菜、馬鈴薯和肉的碗摆在他的面前，說道：“我已經把排骨买到了。”

“哦哦……”，他答道，几乎連头也不抬。米莉怀疑地望着母亲。卡特琳把一把叉子塞在她的手里。

艾里悶悶不乐地吃着。卡特琳說：“腊腸已經好买得多了。今天，我已經买到了乡下肝腊腸，跟从前一样好！我可以抹一片面包給你？”

他心不在焉地搖搖頭。

卡特琳更不安地接着說：“合作社真是卖力气。要是他們就这样做下去，好象他們是為我們服务，不是我們為他們服务，就象百貨公司那样，那真是太好了。”她勉強笑了一笑說：“我在百貨公司為圣诞节定了一只鵝，我又买了两瓶酒。”

但是她看到他失神的眼光，从他的眼光里她不了解他轉什么念头。她惊讶地問道：“不合口味嗎？”

“还好……还好！”他又开始机械地、慢騰騰地嚼着，好象有

一些东西哽着他；他对着盘子呆呆出神。

“你口干嗎？”她問。

“口干？”他把盘子向前一推，好象抱歉似地說：“我累得很。”

“我給你來一點啤酒嗎？”

“一點啤酒？”

“是的，我馬上就去！”

他勉強打起精神；他的微笑是笨拙的、勉強的，她覺得好象他的嘴唇在顫抖。他說：“一點啤酒，倒不壞！”

卡特琳說：“或許也來一杯燒酒？”

當他抬起眼來，她發現他的眼睛里帶着不安；她微微一笑，但她感到並不舒服一些。他也微笑了，眨着沉重的眼皮：“那麼來一杯伏特加酒，也不壞。”

卡特琳正在穿大衣，這是一件有點磨損的棕色大衣，她又包上一塊頭巾；在她系着鞋帶的當兒，她問：“你還有一些香煙沒有？要我把香煙也給你一起帶來嗎？”

他大笑了，好象得到了安慰似的，可卡特琳卻覺得，他正在設法掩飾那不安和渙散的情緒。她看到他粗大的門牙，在他閉緊被風吹得裂破的嘴唇時，她尋思着：他到底有什麼心事呢？她聽到他嘲笑的問話：“你是開錢莊的嗎？”

“不，不，”她答道，“不過買兩支香煙的錢還夠。”

外面雪下得很濕，被城里熱氣熏暖的雪花，一碰到地面就溶化了。卡特琳一邊走過滑溜溜的街道，一邊想着：叫我怎麼辦呢？總是這樣！只要有些什麼惱了他，就哽在他的喉嚨上；他總是噎着，噎着，始終吐不出來。還有比這更糟的，就是當他站在

生人面前，他認為他們對他不友好，或取笑他和他帶着波美拉尼亞^①口音說又笨又粗的話的時候，他便滿臉通紅，握緊拳頭。那時假使她不對他瞥着半警告半微笑的眼光，或站在他的身邊，大概他就會動起武來。象他今天對她這樣陰沉沉的態度，根本很少遇見過。

卡特琳在戰前不久第一次結了婚；她的男人跟那個時代一樣，神經質、暴躁，後來她進一步認清了他，便發現他為人老實。她覺得，他不但有別的女人，而且也沾染當時流行的惡習，因此她的一切希望完全粉碎了。這個男人曾經密告一個工廠工人，這位工人太輕信別人，把從外國無線電聽來的消息告訴了他。於是這個被告走上了斷頭台，而她的男人不但毫無慚愧，而且公開地以此炫耀。卡特琳覺得沒有臉見人。她的周圍樹立着一座高牆，那是由冰冷的沉默，由冷淡的、有增無減的沉默的仇恨筑成的。戰爭使她擺脫了這個男人，他是第一批征兵中的一人。她好幾夜獨自躺在床上，腦子里翻騰着沉悶的想頭：救救我呀！把我從這個男人身邊救出來呀！可是那個男人却寫信說：“子彈都不能夠損害我。”他請假回來，他的兩眼發紅，隱藏着許多無恥的行為，他的目光鞭子一樣地掃着她。她毫無防衛地躺着；他對她吆喝道：“你會做什麼啦？什麼也不會！巴黎的女人們……”

她躺在他的身下，象在一把刀子下面一樣，羞得全身麻痺。沒有人拯救她；他走了，又請假回來。他的兩手是濕的、粘的，她好像是摸着一只帶粘液的蝦蟆。後來她認識了艾里。日子和時

① 地區名，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奧得河西邊屬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梅克倫堡州，奧得河東邊（包括波美拉尼亞）則歸波蘭。——譯者

刻，象夏夜的一道清溪靜悄悄地流逝。当那男人重又回来——上帝可不听她的禱告——她滿臉蒼白地站在他的面前。他的兩手抓住她；她動也不動地說：“完結了吧！把这个生活完結了吧！”

那男人用傲慢的、懷疑的譚笑回答她；他的目光象一只瘋狗似地閃爍着光點，在她的身子上上下下溜來溜去。他使勁地按住她。她沉默和憤怒地抗拒。椅子翻倒了，杯盤叮當地摔在地上，在那緊急关头，她雙手拿起一把椅子，對他打過去。他放开了她，對她望着，好象她是一個鬼——于是他象喪家狗似地离开这个屋子。

一輛駛過去的汽車使她从沉思中醒過來。她來到街角的一家酒店。当她走進去時，她聽見酒店主——一個蒼白臉的瘦漢子，苦惱地對緊挨着櫃台坐着的唯一的顧客說：“還有呢？……我請問：還有什麼？咱們弄得到一瓶酒來賣嗎？叫咱們靠什麼來過活？人家沒有購買券咱們賣得了肉嗎？什麼都不准許咱們做，都不准許。只有百貨公司，只有它！”

卡特琳揩掉大衣上的雪，她干咳一聲。客人向她點頭。酒店主掉轉身子，趕忙走到櫃台前：“艾里太太，一小瓶燒酒？不？給男人買什麼東西？幾支香烟嗎？是呀，工作得這樣辛苦！他倒該享受一下呀！”

卡特琳不吭聲。酒店主把伏特加倒進酒瓶里，說出燒酒的價錢，在他數香烟的當兒，他說道：“把酒賣出門根本是不准許的。人家可不相信我們。您知道，有酒稅呀！人家似乎對我們一點都信不過！”

他把啤酒和燒酒放在卡特琳的面前，又把香烟遞給她。她付了錢走開之後，他又瞟到客人的桌前。

“您瞧，她是一个先进生产者的老婆呀！什么都塞给他们，什么都塞进他们的屁股里去！但是今天，咱们落得什么呢？什么都没有，完全没有！”

他灌下了一杯酒。

客人讥讽地展开了他膨胀的酒鬼的笑脸说：“总有一个人会得到的。是嘍，是嘍，都塞进他们的屁股里去！”

“特别是他们，艾里这一家！”酒店主的死灰色的脸乖戾地皱做一团。他从柜台上拿了一瓶酒，给自己和客人斟了酒，同时他继续说：“那个女人？最地道的毒蛇！一个泼妇！我有一次对她说：‘喂，艾里太太，现在您的丈夫是先进生产者啦，’我说时一点没有恶意，但她却顶撞我……这个最地道的毒蛇：‘那怎么样？到底怎么样？您靠着倒啤酒，也不会成为先进生产者呵。’这个最地道的毒蛇！”

客人举起他的杯子：“喂，祝您健康！”酒店主不高兴地凝望着桌子。“至于她的男人更坏！那样一个波美拉尼亚的刮皮鬼！您知道，是一个压低工资的人！提高定额产量呀！最近有一个工人对我说，过去干一件可以得到五十个小时工资的活，现在只有二十五个小时了。但您有什么办法呢！工人们忍受一切，听信什么企业啦、工厂啦，一切都属于他们的那些鬼话。我的天！现在，我对您说，艾里这家伙……地地道道的刮皮鬼呀！”

当酒店主没有留意桌上的时候，客人便给自己斟酒了。酒店主发楞地望着他把空杯子放到桌上，这时他就把酒瓶拿到自己身边来，嘴里嘟囔着：“大概您也是先进生产者吧，是不是？”

客人放声大笑：“在这样情形下我就是，这不花钱呀！”他边笑边把酒店主拉近身边，偷偷地对酒店四下一望，尽管那里寂无一人，但他却对酒店主咬耳朵说：“您知道关于韩尼克①的最新

的笑話嗎？沒有吧？我一定要講給您听！”

工厂里的一个技师安德里亚斯·安德利茨基一走进他所住的閣樓——从閣樓往外看，可以望見腓德烈街的廢墟——在他扭亮电灯时，就发现他母亲寄来的一封信。他急忙地拆开了信，他的思想便回到童年时代。他从她那里得到一封信，或自己写去一封信，并不是常有的事。遇到圣诞节、新年、复活节和生日，不过来一張明信片，就是如此而已。

他看到母亲的笨拙的字迹，这位老太太的所有形象，总是不可磨天地呈现在他的面前：带綠色眼睛的高額骨的寬臉孔、长着銳利牙齿的干癟的嘴、象火焰似的密厚的紅头发。他看到她操劳过度的大手、她这些年来更見膨大的臃肿的身材。

你不写信，这是你的不好，我們不知道你的近况怎样！父亲沒有工作，因为他老了，現在他只能夠坐在沙发上，但我們不知道，怎样来分配錢用。你們在柏林一定挨餓，大家都說，住在你們那儿的人很快都要跑掉了，在你們那里什么都得不到，而在我們这里煤都^①什么都得到，我不知道今后該变成怎么样。卡尔說，你們挨餓，你們被拉走，都是胡說八道。沒錢是活不了的。你什么时候回到家里来。卡尔还在工作，干得多久只有亲爱的上帝才知道。英国人要拆掉工厂，到那时就沒有工作了。現在，他同他的老婆沒有住在我們那里，但为着足

① Adolf Hennecke，矿工，曾于1948年以先进工作方法提高了煤的生产量，成了德国先进生产者运动中的首倡者。1949年，荣获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奖金。——譯者

② 指德国鲁尔区，它在鲁尔河和立貝河之間，以产煤出名，今属西德。——譯者